



清晨，烧一壶暖暖的热水，洗一次柔顺而清爽的秀发，吹干湿漉漉的发丝。蓬蓬松松，飘飘逸逸的齐耳短发，越发轻盈。穿一件乳白色的印花短袖衬衣，搭一条锈红色的九分萝卜裤，换一双镶嵌着红色条纹的银灰色运动鞋，漂亮又洒脱。我真想爬山登峰，高歌一曲，表示节日的愉快。

9月10日，我的牵挂。
9月10日那天，我都会欣慰地打开那只上锁的小木箱子。那只木箱子是母亲送给我的。记得多年前，一个秋阳洒满院子的上午，庭院里果实缀满叶间，秋风微微，满树颤动着生命的气息。风儿带着果香，欢乐又俏皮地溜进窗口，撩动起白纱似的蚊帐。母亲坐在玫红色的大木床边，望着坐在对面的我，语气温和却意味深长地说着：“你要学会生活，每月工资到手，先取一部分放入箱子里，上锁，需要时可作备用。”我点点头，小心翼翼地接过母亲手中的小木箱子，像捧过一幅稀有的惊世画卷。

也许母亲早有预感，我真不会打理生活，每月几乎所剩无几，我一次也没有将剩余的

钱存放到小木箱里。

母亲的小木箱子，藏进了我人生的精神积累。

那里有一封封孩子们倾吐着内心话儿的来信。其中有几封来自远方的信，讲述着一个孩子与众不同的故事。

大漠谣

他从未想过来到那里，那片故乡的风都难以到达的土地。

风之书 沙之信

□缪群舟

自敞篷卡车上跃下，人还未站稳，迎接他的是扑面而来的风沙，他向后趔趄了一步，才稳住身形。“幸好剪短了发，不然就成一团茅草了。”他暗自想着，下意识地抬手扶正军帽，闭着左眼，从微张的右眼缝中勉强辨认方向。不远处，连长似乎瞧见了这一幕，挑着浓眉，向他招手，戏谑道：“嘿，被咱大西北的热情吓到了吧？”

祁连山北麓，河西走廊西端，玉门关外的这片戈壁人迹罕至。一条大河从月亮升起的群山而出，在寂寂的山谷间逶迤穿行，潜入戈壁深处。千百年来当地人称它“来自巍峨大山的河”，历史上匈奴、羌人、突厥都曾在此生存，但如今只能在风中聆听那些失落文明的叹息。

站在哨楼上，往东南方向纵目望去，长河如一丝天际的流云，若是恰逢日出日落，在晨曦与晚霞的点缀下，又宛如一弯绚烂的艾德莱斯长绸。

身处戈壁腹地，三面都是茫茫荒漠，第一次站岗当值，他深陷迷茫：砂砾覆盖的硬土地升腾起滚滚气浪，使绿色天际接近地平线时晕开，染成土地般的橘黄色。天地分界混沌不清，像宇宙拉上了谢幕的帷布。

四野杳无人烟，年轻的卫兵孑然独立，“我肃立着站岗，眼前是茫茫大漠，万里平沙，心中特别想家，想着校园的老师和同学们”，他在第一封来信中写道。

哨所背后是终年积雪的绵延高山，外出巡逻时抬头就能望见皑皑的山顶。他记不清看了多少次日照金山的场景，高峻峭拔的山脊，是大地高高隆起的脊柱，冷硬刚强，日光描摹着这凌厉的线条，寸寸向下，露出刚硬的黑褐色岩石与蜿蜒纵横的沟壑。从山顶到山谷，一场短兵相接的鏖战，一场光明与黑暗的交锋。

一年四季，风都在戈壁游荡。来时，白日昏暗，百里沙墙耸立。岑嘉州曾有诗：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，平沙莽莽黄入天。”这是驻

边西北的第二年，他在寄来的信中讲述：“黑云压境，漫天飞沙，猛烈的狂风夹杂着沙砾，劈头盖脸抽打在身上，像细密的雨水织成蛛网，牢牢包裹住身体，令人无法呼吸。”

顶着风沙前行，摇摇欲坠，举步维艰。被封闭五官、剥夺呼吸的窒息感，让他忆起幼年跟随父亲海钓时遭遇的那场暴风雨：“巨浪倾覆，自头顶狠狠压下，我全身湿透，衣服紧贴身体，心脏猛烈跳动，血液也开始灼热地燃烧，难以言喻的恐惧一拨接一拨，汹涌澎湃地向我涌来。”他接着风趣地补充：“如今，我在风谷的沙海里溺水。”

在戈壁中，他看到了海。“我总有一种感觉，戈壁就是荒芜的海，是遗失的海，也许是太阳和月亮的交界，也许是高山与陆地的转折。它以风沙剥离历史的赘述，留下真实的、残酷的古迹。”

关山月

月朗星稀的夜晚，没有执勤任务时，他喜欢坐在大河边的石山上，对着那轮关山明月，用口琴吹响最爱的歌曲：《大海啊故乡》和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。琴声悠扬，抚平时空里羌管和芦笛的呜咽。连荒漠的夜风也显露出罕见的温柔，停下脚步，轻拂战士的额头、鬓发与衣角。纵横四野的边陲之风，不再是王季凌感慨的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而是李太白吟唱的“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”。不远处，江河淌过雪山、荒漠、丘陵、平原，投入海洋的胸膛。而高悬的皎月，照着边关，也照着家乡。

雪原与荒漠，岩石与沙砾，是他无言的伙伴，还有一些当地的原住民：骄傲地举着细长弯曲的犄角的鹅喉羚；背覆圆鳞、善于伪装的沙蜥；双峰短小、机警灵敏的野骆驼；白雪点缀的后颈羽毛，如同挂满雾凇的褐色水杉林的金雕；也有银灰绢毛、高吹粉色“喇叭”的



的新书写个书名，他欣然答应。三天后，便捎来了泛着墨香的文字。

还有一位“解惑”的老师，他是我二十几年的朋友，也是偶尔放空的“旅行搭子”。年少时，我和他在相识于某个青年交流活动。他温文尔雅，戴一副墨黑边框眼镜，身材显瘦，但由于常年跑步，并不单薄。彼时，我们聊工作，也聊没有到来的姻缘。后来各自走在人生的轨道上，他波澜不惊，我兜兜转转。但我们共同的特点是，忘不了在路上的感觉，对旅行的期待。他心细，出行做攻略。他说，爱好不多，除了读书，就喜欢多出去走走看看。我们在热浪来袭之前，穿过向往的城市，在同一个房间，感慨各自的人生以及这个世界上的芸芸众生。那一晚，不惑之年的我们耳边似乎传来旧时长安道上的马蹄狂乱，心想着：不必驱车入轍，衣袖都不挥了，巾衫不过麻履。

我们在一锅酸菜鱼面前喋喋不休。他说，他很羡慕我。我说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，背后付出了很多。他说，多经历点也是好的。听到这样的话，仿佛眼前的他，并不是我认识的他。那一刻，夕阳的余晖洒落在联排的集市上，光阴斑驳，像极了熙熙攘攘的人生。



视频，我总感慨：少年的光彩，哪能光看试卷上的分数。

再看当年班上成绩最好的小瑶，考上顶尖大学，进了世界五百强企业，事业确实光鲜。可她年近四十仍单身，常年漂泊在外，想回杭州发展又适应不了，只能留在香港。她说要回舟山安稳住下，怕是要等到退休了。我渐渐觉得，学业事业顺遂，不等于人生就圆满，别人看着风光，背后也有说不出的孤寂。

教书这么多年，回头看，以前那些想法带有偏见，事实上每个人都有长处。笨拙的善良，懒散的聪明，成绩差的有特长，优秀的可能会孤独，每个孩子都活成了自己的样子。各有各的好，也各有各的难。

离开讲台快二十年了，对我而言，什么荣誉都不如街上碰见学生，他真心实意喊一声“老师”。

让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有一年学生聚会，学生们非得让我参加，还特意往返八十里来找我，聚会上又给我惊喜，晚上十点多散，同学们非要坚持全体往返八十多公里送我回家，三十多个学生开了十几辆车，一路护送我回家。看着后视镜里一串暖黄的车灯，我心里热乎乎的，觉得这辈子当教师值了。

翻看老资料，我忽然间明白：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都打磨成“优等生”，而是接纳他们的不完美，看着他们在各自的人生里，开出自己的花来。

“沙漠玫瑰”——刺旋花和须根粗壮、茎秆坚韧的芨芨草。这些美妙的生灵陆续出现在他的信中。

未央花

再次收到来信时，已是寒风凛冽的正月，屋外飞着零星雪点。他随信附寄了一只细致密封的包裹，揭开最里层的牛皮纸，整齐折叠着一条银灰羊毛围巾，点缀洁白的星形藏草状雪花图案，内敛又可爱。

展开信纸，见到熟悉的笔迹：“提笔写信时，窗外正下着鹅毛大雪，片片飞花洁白无瑕。连长说，像他故乡春日那恼人的杨絮，可我觉得，它们更像家乡海边山丘上的蒲公英，自由且沉静。您以往说过，‘生命虽渺小却深厚，虽轻盈却坚韧。’现在，我有点懂了。”

“老师，天冷了，给您寄上一条围巾。这围巾上的雪花，我们称之为未央花，她飘落在我们驻守的土地上，祝福并护佑着这片广阔的热土。”

此刻我深信，冥冥中他与那方雪域高原、荒野大漠立下了永恒的契约。

9月10日那天，我都会细心地将看过的信件、贺卡、照片、明信片一一放回箱子里，平平整整、整整齐齐，用炽热的心情轻轻上锁。在春与秋的轮回交替中，在光与影的交织上演里，等待下一个9月10日的重新开启。

未央花绽放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，也开在这小小的木箱子里。

在最美好的岁月，陪伴无数孩子们走过一段温馨的校园生活和丰富的童年及少年历程，为他们的快乐欢畅而舒心展颜；因他们的烦恼困惑而忧虑系念，伴随他们从烂漫率真到意气风发；从海滨小城到繁华都市；从塞外边境到南国海疆，是何等幸运的事。

望着上锁的栗红色小木箱子，我从心底里感慨：做老师真好。



致您

□姚崎锋

我并不矫情
每当这一个日子即来
心头总会泛起几丝波澜

在时光的河流里
有我最初的美好记忆

坎坷的成长路上
留存我发自内心的感恩

低低的窗台
是否还有小小的米兰？
献给您
也献给天底下真正的师者

传道授业解惑，何其难
这一信条，执著者一生不改
受益者岂能相忘

永葆初心的人
触动年轻的心灵
在人生的书页上写下一条条传承之路



师忆

□郑凌红

师者：传道，授业，解惑也。我和老师的缘分不浅，工作经历中也有最接近老师职业的那么一笔。时间的长河一路流淌过来，印象最深的老师有三位。

先说数学老师。那会儿读初中，就长相而言，像极了周星驰执导的电影里的人物——火云邪神。他比较严肃，不苟言笑，但教学水平很高。作为冷幽默的教师代表，他在我们班里，成了课堂上不经意就炸开的开心果。比如说，谁上课开了小差，他会不慌不忙地拿起一小段粉笔，趁同学们不注意，借着和手指的默契配合，借着在课桌间踱步，瞄准了昏昏欲睡或者眼神恍惚之人，使出“弹指神功”，不仅让其额头上留下粉笔印，还在心头留下了惊堂木一般的警觉，瞬间产生如坐针毡的约束感。当然，班级里还是几多欢喜几多愁。那位老师，自己不禁。可越是这样，就越好笑，全班的笑声就很自然地在从蒙着的鼓里弹出头来，一发而不可收。老师说，我的粉笔可是比拉面还弹，弹得多了，你们就清醒了。读书和做人一样，必须时刻保持清醒。

再来说说语文老师。老师姓程，邻村的。那时的他，在我眼里是帅气的。课后，我们几

名成绩相对较好的学生会和他打乒乓球。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“狡狴”，左右开弓，让我们围着水泥球台转圈，精疲力尽。他说，掌上有乾坤。这话，写到作文里也很精辟。他中途做了我的班主任，不戴眼镜，精神饱满，看起来并不像传统认知里的语文教师。学校就在自己的村子里，不过几百米路。父亲和他也熟悉，有时候会为了晚起的我，而陪同走进那间当时看起来还比较大的教室。不知道是上天眷顾，还是灵感萌动，我对于写作，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驾驭能力。彼时，我的写作风格类同于魏晋风，追求遣词造句，附庸风雅。学校为每位外村老师配有留宿的房间。有一回，他把我叫到他的住处，对我说，你的作文写得不错，文字也优美，但还是少了点味道。我细细地听，知道面临脱离自我风格的困境。他接着说，其实写作文也需要方法。就像一个人，他可以把一件事做好，但并不妨碍对事物要有挑战的心。但生活是最大的素材库，你需要花这一生去领悟。

后来的后来，他在工作之余，潜心书法，成了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。去年的某一天，我在微信里试探性地问他，能不能帮我



教坛回望

□薛晓波

出我，大声喊老师，眼神还是那么热诚。如今他接手了家里的企业，管后勤管得妥妥当当。说到当年那些糗事，他自己也笑。我明白了，成绩不好从来没困住他，踏实肯干、心地善良，就是他最大的本钱。

照片里还有被称作“梦神”的小张。他爱犯困，上课常常趴桌上睡，就算站着也能打盹。可他脑子灵光，突然点他名，旁人提醒一句，他就能答上来。就是太懒散，不爱刷题，作业老不交，家里人急也没用。

叛逆那阵子，他不堪学业压力，跑去政教处要退学。我让他写五百字退学理由，他坐了半天，只写了四个字：我是白痴。后来他没退成，我也不再逼问他跟别人比。如今他自主创业，日子过得不错。每逢节日问候，他总说庆幸当年没冲动退学，也感谢我没光看成绩否定他。那个懒散的少年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日子过得顺风顺水。

班里还有个外号叫“笑神”的小黄，永远是大家的开心果。成绩总是垫底，数学常考个位数，作业本也老丢。可他爱说爱笑，会演小品，学方言学得特别像，学校文艺活动少不了他。通常成绩不好的学生见了老师躲着走，他却总主动打招呼，热心帮班里做事，脸上永远带着笑。

谁也想不到，当年那个被试卷辜负的少年，后来在自媒体上闯出了名堂。凭着风趣的表演风格，拥有众多粉丝，还常去社区演出，成了小有名气的文艺人。刷到他活力四射的

又是一年教师节，手机里陆续收到往届学生的问候。名字都熟悉，可好多人的样子，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夜里没事，我翻出旧硬盘，里面存着旧照片、老教案，还有一届学生的零碎往事。看着看着，十几年教坛光阴，慢慢涌上心头。

年轻时，我曾固执地以为，只有成绩好、考上好学校的学生，才算教育成功。后来才明白，教育哪有什么统一标尺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路，少年时的分数和排名，从来决定不了人的一辈子。

旧照片里，最先看到的是丁同学。他长得高高大大的，人很憨厚，小时候智力发育慢，旁人觉得他不够聪明，偶尔还会对着墙壁赌气。但他心性善良，特别亲近老师。每天放学，他都等我推好自行车，默默跟在后头，一直送到岔路口，看我走远了才转身回去。

初三那年，这个学习不上心的学生忽然想上进了。他跑来问我，想学好数学，该看什么辅导书。我说把课本吃透就行。他听了，憨憨地笑着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广告纸，上面印着《傻瓜数学》。他不确信地问我：“老师，你觉得我是傻瓜吗？”我宽慰了他几句。他真邮购了那本书，可两天后就把手摔在地上，懊恼地说书骗人，这书傻瓜肯定看不懂。全班哄堂大笑，我笑不出来。我知道，这个看起来笨拙的孩子，比很多聪明的学生更想进步，只是老天没给他天赋。

多年后，我在公交车上碰见他。他一眼认